



游  
仙  
窟

張  
文  
成  
著

游  
仙  
窟

中國古典文學出版社

游

仙窟 張文成著

中國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  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捌號

(上海康平路八三號)

上海市印刷四廠印刷

(上海新開路一七四五號)

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一九五五年三月第一版上海第一次印刷

字數：二三、〇〇〇字 印數：〇〇〇一—四二、一〇〇冊

開本：七八七乘一〇九二耗卅二分之一 印張：一又四分之三

類別：文學—小說 書號：第五號 定價：一角八分

若夫積石山者，在乎金城西南，河所經也。書云：『導河積石，至于龍門。』  
卽此山是也。

僕從汧隴，奉使河源。嗟運命之屯適，歎鄉關之眇邈。張騫古迹，十  
萬里之波濤；伯禹遺蹤，二千年之坂墜。深谷帶地，鑿穿崖岸之形；高嶺橫天，  
刀削岡巒之勢。煙霞子細，泉石分明。實天上之靈奇，乃人間之妙絕。目所不  
見，耳所不聞。

日晚途遙，馬疲人乏。行至一所，險峻非常，向上則有青壁萬尋，直下則有  
碧潭千仞。古老相傳云：此是神仙窟也，人踪罕及，鳥路纔通。每有香菓瓊枝，  
天衣錫鉢，自然浮出，不知從何而至。

余乃端仰一心，潔齋三日。緣細葛，泝〔六〕輕舟。身體若飛，精靈似夢。須臾之間，忽至松柏巖、桃花澗，香風觸地，光彩遍天。

見一女子向水側浣衣，余乃問曰：『承聞此處有神仙之窟宅，故來祇候。山川阻隔，疲頓異常，欲投娘子，片時停歇，賜惠交情，幸垂聽許。』女子答曰：『兒家堂舍賤陋，供給單疎，只恐不堪，終無吝惜。』余答曰：『下官是客，觸事卑微，但避風塵，則爲幸甚。』遂止余於門側草亭中，良久乃出。

余問曰：『此誰家舍也？』女子答曰：『此是崔女郎之舍耳。』余問曰：『崔女郎何人也？』女子答曰：『博陵王之苗裔，清河公之舊族。〔七〕容貌似舅，潘安〔八〕之外甥；氣調如兄，崔季珪〔九〕之小妹。花容婀娜，天上無儔；玉體逶迤〔一〇〕，人間少匹。輝輝面子，荏苒〔一一〕畏彈穿；細細腰支，參差疑勒斷。韓娥〔一二〕宋玉〔一三〕，見則愁生；絳樹〔一四〕青琴〔一五〕，對之羞死。千嬌百媚，造次無可比方；弱

體輕身，談之不能備盡。』

須臾之間，忽聞內裏調箏〔六〕之聲，僕因詠曰：『自隱多姿則，欺他獨自眠。故故將纖手，時時弄小絃。耳聞猶氣絕，眼見若爲憐。從渠痛不肯，人更別求天。』

片時，遣婢桂心傳語，報余詩曰：『面非他舍面，心是自家心。何處關天事，辛苦漫追尋！』余讀詩訖，舉頭門中，忽見十娘半面，余卽詠曰：『斂笑偷殘靨〔七〕，含羞露半脣。一眉猶叵耐〔八〕，雙眼定傷人。』又遣婢桂心報余詩曰：『好是他家好，人非着意人。何須漫相弄，幾許費精神！』

于時夜久更深，沉吟不睡，彷徨徙倚，無便披陳。彼誠既有來意，此間何能不答？遂申懷抱，因以贈書曰：

『余以少娛聲色，早慕佳期，歷訪風流，遍遊天下。彈鶴琴於蜀郡，飽

見文君〔二七〕；吹鳳管於秦樓，熟看弄玉〔二八〕。雖復贈蘭解珮，未甚關懷；合  
翫橫陳，何曾愜意！昔日雙眠，恆嫌夜短；今宵獨臥，實怨更長。一種天公，  
兩般時節。遙聞香氣，獨傷韓壽之心〔二九〕；近聽琴聲，似對文君之面。向來  
見桂心談說十娘，天上無雙，人間有一。依依弱柳，束作腰支；燄燄橫波，翻  
成眼尾。纔舒兩頰，熟疑地上無花；乍出雙眉，漸覺天邊失月。能使西施掩  
面，百遍燒粧〔三〇〕；南國傷心，千迴撲鏡〔三一〕。洛川迴雪〔三二〕，只堪使疊衣裳；  
巫峽仙雲〔三三〕，未敢爲擎鞦韆。忿秋胡之眼拙，枉費黃金〔三四〕；念交甫之心  
狂，虛當白玉〔三五〕。下官寓遊勝境，旅泊閑亭，忽遇神仙，不勝迷亂。芙蓉生  
於澗底，蓮子實深；木栖出於山頭，相思日遠。未曾飲炭，腸熱如燒；不憶吞  
刃，腹穿似割。無情明月，故故臨窗；多事春風，時時動帳。愁人對此，將何  
自堪！空懸欲斷之腸，請救臨終之命。元來不見，他自尋常；無故相逢，卻交

煩惱。敢陳心素，幸願照知。若得見其光儀，豈敢論其萬一！』

書達之後，十娘斂色謂桂心曰：『向來劇戲〔三〕相弄，真成欲逼人。』余更又贈詩一首，其詞曰：『今朝忽見渠姿首，不覺慙慙着心口。令人頗作許叮嚀，渠家太劇難求守。端坐剩心驚，愁來益不平。看時未必相看死，難時那許太難生。沉吟坐幽室，相思轉成疾。自恨往還疎，誰肯交遊密。夜夜空知心失眠，朝朝無便投膠漆。園裏花開不避人，閨中面子翻羞出。如今寸步阻天津，伊處留情更覓新。莫言長有千金面，終歸變作一抄塵。生前有日但爲樂，死後無春更著人。祇可倡伴〔元〕一生意，何須負持百年身？』

少時，坐睡，則夢見十娘。驚覺，攬之，忽然空手。心中悵快，復何可論！余因乃詠曰：『夢中疑是實，覺後忽非真。誠知腸欲斷，窮鬼故調人。』十娘見詩，並不肯讀，卽欲燒却，余卽詠曰：『未必由詩得，將詩故表憐。聞渠擲入火，定是



欲相燃。』

十娘讀詩，悚息而起。匣中取鏡，箱裏拈衣，袿服靚粧，當階正履。余又爲詩曰：『薰香四面合，光色兩邊披。錦障劃然卷，羅帷垂半欹。紅顏雜綠黛，無處不相宜。艷色浮粧粉，含香亂口脂。鬢欺蟬鬢非成鬢，眉笑蛾眉不是眉。見許實娉婷，何處不輕盈。可憐嬌裏面，可愛語中聲。婀娜腰支細細許，矍眙（三〇）眼子長長馨。巧兒舊來鑄未得，畫匠迎生摸不成。相看未相識，傾城復傾國。迎風帔子鬱金香，照日裙裾石榴色。口上珊瑚耐拾取，頰裏芙蓉堪摘得。聞名腹肚已猖狂，見面精神更迷惑。心肝恰欲摧，踊躍不能裁。徐行步步香風散，欲語時時媚子開。靨疑織女留星去（三一），眉似恆娥送月來（三二）。含嬌窈窕迎前出，忍笑嫵嫵（三三）返卻迴。』余遂止之曰：『既有好意，何須却入？』然後逶迤迴面，姪（三四）姪（三五）向前。

十娘斂手而再拜向下官，下官亦低頭盡禮而言曰：『向見稱揚，謂言虛假；誰知對面，恰是神仙。此是神仙窟也！』十娘曰：『向見詩篇，謂言凡俗；今逢玉貌，更勝文章。此是文章窟也！』

僕因問曰：『主人姓望何處？夫主何在？』十娘答曰：『兒是清河崔公之末孫，適弘農楊府君之長子。就成大禮，隨父住於河西。蜀生狡猾，屢侵邊境。兄及夫主，棄筆從戎，身死寇場，癘魂莫返。兒年十七，死守一夫；嫂年十九，誓不再醮。兄即清河崔公之第五息，嫂即太原公之第三女。別宅於此，積有歲年。室宇荒涼，家途翦弊。不知上客從何而至？』

僕斂容而答曰：『下官望屬南陽，住居西鄂。得黃石之靈術，控白水之餘波。在漢則七葉貂蟬，居韓則五重卿相。鳴鐘食鼎，積代衣纓。長戟高門，因循禮樂。下官堂構不紹，家業淪潛。青州刺史博望侯之孫，

廣武將軍鉅鹿侯之子〔三〕。不能免俗，沉跡下寮。非隱非遁，逍遙鵬鷲之間；非吏非俗，出入是非之境。暫因驅使，至於此間。卒爾乾煩，實爲傾仰。』十娘問曰：『上客見任何官？』下官答曰：『幸屬太平，恥居貧賤。前被賓貢，已入甲科；後屬搜揚，又蒙高第。奉勅授關內道小縣尉，見筦河源道行軍總管記室。頻繁上命，徒想報恩；馳驟下寮，不遑寧處。』十娘曰：『少府不因行使，豈肯相過？』下官答曰：『比不相知，闕爲參展，今日之後，不敢差違。』

十娘遂迴頭喚桂心曰：『料理中堂，將少府安置。』下官逡巡而謝曰：『遠客卑微，此間幸甚，才非賈誼〔四〕，豈敢昇堂！』十娘答曰：『向者承聞，謂言凡客，拙爲禮貺，深覺面慚。兒意相當，事須引接；此間疎陋，未免風塵。入室不合推辭，昇堂何須進退。』遂引入中堂。

于時金臺銀闕，蔽日干雲。或似銅雀〔五〕之新開，乍如靈光〔六〕之且敞。梅

梁桂棟，疑飲澗之長虹；反宇雕甍〔四〕，若排天之矯鳳。水精浮柱，的皪〔五〕含星；雲母飾窗，玲瓏映日。長廊四注，爭施玳瑁之椽；高閣三重，悉用瑠璃之瓦。白銀爲壁，照曜於魚鱗；碧玉緣階，參差於雁齒。入穹崇之室宇，步步心驚；見儻闥〔六〕之門庭，看看眼礮〔七〕。遂引少府昇階。下官答曰：『客主之間，豈無先後？』十娘曰：『男女之禮，自有尊卑。』下官遷延而退曰：『向來有罪過，忘不通五嫂。』十娘曰：『五嫂亦應自來，少府遣通，亦是周匝〔八〕。』則遣桂心通，暫參屈五嫂。

十娘共少府語話，須臾之間，五嫂則至。羅綺繽紛，丹青曄曄〔九〕。裙前麝散，髻後龍盤。珠繩絡翠衫，金薄塗丹履。余乃詠曰：『奇異妍雅，貌特驚新。眉間月出疑爭夜，頰上花開似鬪春。細腰偏愛轉，笑臉特宜嚔。真成物外奇稀物，實是人間斷絕人。自然能舉止，可念無比方。能令公子百重生，巧使王孫千迴死。』

黑雲裁兩鬢，白雪分雙齒。織成錦袖騏驎兒，刺繡裙腰鸚鵡子。觸處盡開懷，何曾有不佳。機關太雅妙，行步絕娃婢〔善〕。傍人一一丹羅韞，侍婢三三綠線鞋。黃龍透入黃金釧，白燕飛來白玉釵。』

相見既畢，五嫂曰：『少府跋涉山川，深疲道路，行途屆此，不及傷神。』下官答曰：『僂勉王事，豈敢辭勞。』五嫂迴頭笑向十娘曰：『今朝聞烏鵲語，真成好客來。』下官曰：『昨夜眼皮瞤〔善〕，今朝見好人。』

卽相隨上堂。珠玉驚心，金銀曜眼。五彩龍鬚席，銀繡緣邊氈，八尺象牙牀，緋綾帖薦褥。車渠等寶，俱映優曇之花〔善〕；馬瑙眞珠，並貫頗梨〔善〕之線。文柏榻子，俱寫豹頭；蘭草燈心，並燒魚腦〔善〕。管絃寥亮，分張北戶之間；杯盞交橫，列坐南窗之下。各自相讓，俱不肯先坐。僕曰：『十娘主人，下官是客。請主人先坐。』五嫂爲人饒劇，掩口而笑曰：『娘子既是主人母，少府須作主人公。』

下官曰：『僕是何人，敢當此事！』十娘曰：『五嫂向來戲語，少府何須漫怕。』  
下官答曰：『必其不免，只須身當。』五嫂笑曰：『只恐張郎不能禁此事。』衆  
人皆大笑。

一時俱坐，卽喚香兒取酒。俄爾中間，擎一大鉢，可受三升已來，金鈕銅銀。  
金盞銀盃，江螺海蚌。竹根細眼，樹瘿蜴唇。九曲酒池，十盛飲器。觴則兕  
觥、犀角，〔美〕，〔丑〕，〔丑〕。置於座中，杓則鵝項、鴨頭，汎汎焉浮於酒上。遣小婢細  
辛酌酒，並不肯先提。五嫂曰：『張郎門下賤客，必不肯先提。娘子徑須把取。』  
十娘則斜眼伴瞋曰：『少府初到此間，五嫂會些頻頻相弄！』五嫂曰：『娘子把  
酒莫瞋，新婦更亦不敢。』

酒巡到下官，飲乃不盡。五嫂曰：『何爲不盡？』下官答曰：『性飲不多，恐爲  
顛沛。』五嫂罵曰：『何由叵耐！女壻是婦家狗，打殺無文，終須傾使盡，莫漫造

衆諸！』十娘謂五嫂曰：『向來正首病發耶？』五嫂起謝曰：『新婦錯大罪過。』因迴頭熟視下官曰：『新婦細見人多矣，無如少府公者，少府公乃是仙才，本非凡俗。』下官起謝曰：『昔卓王之女，聞琴識相如之器量，山濤之妻，鑿壁知阮籍之賢人』〔卷〕。誠如所言，不敢望德。』十娘曰：『遣綠竹取琵琶彈，兒與少府公送酒。』

琵琶入手，未彈中間，僕乃詠曰：『心虛不可測，眼細強關情；迴身已入抱，不見有嬌聲。』十娘應聲卽詠曰：『憐腸忽欲斷，憶眼已先開。渠未相撩撥，嬌從何處來？』下官當見此詩，心膽俱碎，下床起謝曰：『向來唯覩十娘面，如今始見十娘心。足使班婕妤』〔卷〕扶輪，曹大家』〔卷〕閣筆，豈可同年而語、共代而論哉！』請索筆硯，抄寫置於懷袖。抄詩訖，十娘弄曰：『少府公非但詞句斷絕，亦自能書，筆似青鸞，人同白鶴。』下官曰：『十娘非直才情，實能吟詠，誰知玉貌，恰有金

聲。』十娘曰：『兒近來患癩，聲音不徹。』下官答曰：『僕近來患手，筆墨未調。』五嫂笑曰：『娘子不是故誇，張郎復能應答。』

十娘來語五嫂曰：『向來純當漫劇，元來無次第，請五嫂當作酒章。』五嫂答曰：『奉命不敢，則從娘子。不是賦古詩云，斷章取意，唯須得情，若不愜當，罪有科罰。』十娘即遵命曰：『關關雎鳩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仇。』次，下官曰：『南有樛木，不可休息。漢有遊女，不可求思。』五嫂即曰：『折薪如之何？匪斧不剋。娶妻如之何？匪媒不得。』又次，五嫂曰：『不見復關』〔言〕，泣涕漣漣。既見復關，載笑載言。』次，十娘曰：『女也不爽，士二其行。士也罔極，二三其德。』次，下官曰：『穀則異室，死則同穴。謂余不信，有如噉日』〔言〕。』五嫂笑曰：『張郎心專，賦詩大有道理。俗諺曰：「心欲專，鑿石穿。」誠能思之，何遠之有！』



其時，綠竹彈箏；五嫂詠箏曰：『天生素面能留客，發意關情併在渠。莫怪向者頻聲戰，良由得伴乍心虛。』十娘曰：『五嫂詠箏，兒詠尺八〔卷〕；眼多本自令渠愛，口少元來每被侵。無事風聲徹他耳，教人氣滿自填心。』下官又謝曰：『盡善盡美，無處不佳，此是下愚，預聞高唱。』

少時，桂心將下酒物來：東海鱸條〔卷〕，西山鳳脯；鹿尾鹿舌，乾魚炙魚；雁醢〔卷〕，荇菹〔卷〕，鶉臠〔卷〕，桂糝〔卷〕；熊掌兔脾，雉臠〔卷〕，豺唇。百味五辛，談之不能盡，說之不能窮。十娘曰：『少府亦應太飢。』喚桂心盛飯。下官曰：『向來眼飽，不覺身飢。』

十娘笑曰：『莫相弄！且取雙六〔卷〕局來，共少府公賭酒。』僕答曰：『下官不能賭酒，共娘子賭宿。』十娘問曰：『若爲賭宿？』余答曰：『十娘輸籌，則共下官臥一宿；下官輸籌，則共十娘臥一宿。』十娘笑曰：『漢騎驢則胡步行，胡